



雨夜擒敌

—— 革命故事集

雨 夜 擒 敌

——革命故事集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一九七五年·长沙

雨 夜 擒 敌

——革命故事集

本 社 编

*

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*

1975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0,000册

统一书号：10109·1005 定价：0.13元

目 录

锋芒初试·····	茶陵县一中集体创作	(1)
雨夜擒敌·····	邱昶 王荣	(9)
大破八仙地·····	侯健	(17)
巧捉猫面狸·····	彭灿	(23)
捉“狼”记·····	吕勤俭 创作 孙立森 修改	(26)
霞妹子·····	叶敏虎 创作 杨干音 修改	(32)
“一盘棋”二助“晴天雷”·····	龚笃清	(42)

锋芒初试

茶陵县一中集体创作

江村大队有个林场，山山岭岭都是密密麻麻、又高又粗的杉树林。别看它场小地偏僻，可革命的脚步迈得又快又急。今天讲的，是他们开展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一个故事。

晚上九点多钟，政治夜校已散学。学习室里还是灯火通明。辅导员尹志红，还在跟队委们研究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问题。志红这位女青年，中学毕业后，担任了大队团支部书记兼基干民兵排长。她干起活来，猛打猛冲；办起事来，有板有眼。她说：“学理论就要联系实际。我们场里有个别的人乱砍乱伐、私拿木料；还有些不三不四的人到这里来……”贫协组长何大伯接口说：“对！应该结合理论学习，发动群众解决解决。”

这些话刺痛了一个人的心。谁？就是林场会计王三。这王三大约四十多岁，一副寡嘴，八面玲珑。他听了这些话，心里象装着二十五只老鼠子，百爪抓心。他回到家里，躺在床上翻来复去睡不着。心想：理论学习照这样搞下去，群众起来了，老底一揭，撤职还犹自可，要是定个什么新生的资产阶级……唉，王三不敢想下去了。想个什么办法把这场理论学习挡一挡呢？他接连翻了几个身，心里打了九十九个鬼主意，都觉得不

行，直到想出了个鬼点子，才昏昏沉沉地睡着了。

转眼过了三天，政治夜校又上课了。志红讲完了“小生产为什么会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”这一课，大家结合林场阶级斗争的实际开展讨论。猛伢子那几个后生子劈里拍啦就摆开了问题。王三听了，好象一把把烈火烧向自己，有点沉不住气了，便暗暗地捅了一下二婶子。只见二婶子挪动了身子，提出了问题：“志红，你说小生产会产生什么两极分化，那要不分化，是不是要一拉平？”志红听了平静地说：“社会主义社会是按劳分配，承认差别，不搞一拉平。”

“那社员新起的房屋要不要归公？信用社的存款要不要归公？猪婆猪仔要不要……”二婶子接连提了几个要不要，乐得王三抽了两口香烟，脸上露出笑容。他想：“志红呀志红，看你怎样对付！”

志红听了二婶子的话，看了看王三的表情，眉头皱了皱，耳边立即响起了党支部书记的话：“学理论是一场政治斗争。一些刮资产风的人，又会说我们要刮‘共产风’，故意搅浑一塘水哪！”想到这里，她瞪了王三一眼，说：“二婶子，我们是讲要改造小生产，不是讲要刮‘共产风’、搞一拉平。你要警惕啊！”志红不正面答复二婶子的问题，这出乎王三的意料，手一抖，烟卷掉到地上去了。

猛伢子却沉不住气，冲着二婶子就放起炮来：“这些话是哪个讲的？这是谣言，干扰理论学习！”

二婶子也来火啦：“我不怕你戴帽子，反正有人这样讲。”

“谁讲的？谁讲的？”炮筒子还要放炮。可被志红拦住了。

志红说：“讨论嘛，可以各抒己见！”猛伢子这才坐下来，“呼呼”直出粗气。

会散了，二婶子气呼呼地走出学习室。王三也跟着出了门。志红留住猛伢子诚恳地说：“干活可以猛打猛冲。做思想工作可不能老虎洗脸啊！”说完，又要猛伢子一起到二婶子家去。

二婶子平日手脚勤快，省吃俭用。家里有了一些积蓄，去年还盖了几间新房子。前几天，听王三说什么往后新房子要归公，信用社的存款要归公，猪婆猪崽也要归公，她心里就象针扎一样的疼。今晚听理论课，在王三的怂恿下，她把肚里的话都倒了出来，没想到当场受到驳斥，心里怪难受的。

志红和猛伢子刚到二婶家门口，突然，门里钻出一条人影来。猛伢子大喝一声：“谁？”答话的声音有点颤抖：“是我，是王三呀！”王三镇定下来又说：“刚才，听了二婶子那些话，我也憋了一肚子气，想找她谈谈。谁知她这木脑壳总不开窍。”

志红“嘿嘿”笑了两声：“你对这事也很关心呀？”

王三一听，话里有话，倒抽了一口冷气，说：“这……我大小也是个干部，有责任嘛！”又故意放低声音说：“我看，她是故意干扰……”

志红一听，严肃地说：“这个你放心，谁也干扰不了！”

“对，对！”王三边说边溜走了。

志红对着窗口喊了声：“二婶子！”

二婶子没好气地说：“反正理论我学不进，莫干扰了你们！”叭的一声，把电灯拉黑了。猛伢子气得又要发火，志红连连示意要他安静下来。

志红对着窗口说：“二婶子，不要这样讲。我们学理论，是为了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，大干社会主义呀！”

“有什么事，明天再讲吧！”二婶子说话还带点火气。

志红想了想说：“好吧！二婶子你就自己想一想吧。可不要听信别人的风言风语哪！”说完，和猛伢子一起离开了二婶家。

第二天一早，志红去挑牛粪。走到半路上，忽然看到猛伢子和二婶又吵起来了。二婶子赶着快生崽的猪婆往村外走，猛伢子伸开两只大手，要把猪婆赶回村；赶得猪婆两头走，大肚皮擦着路面，唔啊唔啊直叫。气得二婶子舞手舞脚叫骂：“我喂的猪，要宰、要卖都由我，我偏不让你们‘共产’！”

“谁‘共产’呀？你讲清楚点！”猛伢子还是双手叉腰，拦在路上，一动不动，对二婶说，“现在，造林正紧，你不请假就去赶场卖猪，那可不行！”

志红连忙跑过来，热情地说：“二婶子，猪婆快要生崽了，你真的舍得卖呀？”志红知道，这母猪是她家的积钱筒，没有特别的原因，叫她卖掉猪婆，那简直是割她的肉。志红联想昨夜的情况，心里明白了一大半。

二婶听志红这一讲，更心痛啦，没好气地说：“反正都要归公，还不如趁早卖掉，连新房子也卖掉！”

志红耐心地说：“二婶，你要想想，为什么有的人起的房子比你的大，不怕归公；手头的钱、栏里的猪比你多，也不怕归公呢？”

二婶子知道志红说的是王三。这一提，的确使她对王三起

了一个疑团，脑子清醒一些了，怒气也消了一大半，便赶着猪婆往回走。在路上，她把搁在心上的事挑了一件问志红：“猪场要扩大，私人的猪要归猪场，真的吗？”

志红认真地回答说：“集体的猪场要发展，社员养猪也要鼓励。集体猪场还要帮助社员养好猪呢，使养猪来个大发展。”

二婶听了又是高兴，又是抱怨，说：“有的干部讲的，可不一样啊！”志红追问是哪个讲的，二婶忙把话岔开：“管他哪个讲的，反正我也是半信半疑。”

志红也不追问，只是说：“二婶子，不是我们要‘共产’，怕的是有人‘共’了集体的‘产’，生怕群众学了理论，提高觉悟，找他算账，就出来造谣了。你可千万不要上坏人的当哪！”

二婶子是个明白人，从志红的话里听出了几分意思。心想：王三当了几年会计，起了两间大房子，婆娘崽女都戴起手表，钱从哪里来？说实在话，她又眼红，又有些怀疑，便问：“你看王三这人怎么样啊？他为什么那样讲呢？”

志红说：“王三是个什么人，现在还不能下结论。毛主席已经讲了，工人阶级一部分，党员一部分，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，都可能产生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。”

二婶子听了志红的话，觉得句句在理，回到村里，便挑起粪箕，和志红一起出工了。

志红向党支部汇报了这些情况，支书说：“我们调查的情况也是这样，谣言是王三造出来的。他为什么造谣呢？说明他问题严重。俗话说泥鳅浮水，必有风雨。你们民兵可要提高警惕。”志红高声答应着：“是！”

过了三天，政治夜校又要上课了。男女老少挤满一屋，充满了活跃的气氛。大家等了许久，却不见辅导员来。往日，政治夜校上课，志红是到得最早的，课前要和这个聊聊，跟那个谈谈，了解一些情况然后才开始上课。今晚这一课，志红准备讲“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”的问题。猛犸子看志红还没来，就布置大家继续讨论上一课的内容。你一言，我一语，很多问题都联系到王三身上来了。

志红到哪里去了呢？原来，她吃过晚饭，就到了支部书记家里，二人商量几句，又去喊二婶子一起上政治夜校。这时，天已经擦黑了。她一路走，一路想着今晚上要讲的内容，想着在理论的学习中，群众检举王三的很多材料很值得注意。恰好今天外调的同志也回来了，查出了王三跟虎形公社一个富农分子勾结，偷盗林场的木材搞投机倒把，坐地分赃，仅仅三次就是几千块钱落了腰包，还得了三块手表。志红想起这些，心里直冒火：“王三呀王三，你吃社会主义，还说我们要刮‘共产风’，真是倒打一耙！这回抓住了你的狐狸尾巴，看你往哪里跑！”想着，想着，不觉来到林场办公室门前。突然，一个黑影钻进了办公室。志红便悄悄地跟上去。那黑影不是别人，正是王三。自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群众运动开展以来，这家伙一直心惊肉跳。他原想把水搅混，保住自己过关，但是，广大群众学理论，讲路线，一个个擦亮了眼睛，把火烧到了他的头上来了。他害怕别人抓住了他的狐狸尾巴，就赶紧消灭罪证。

天快擦黑了。他估计上政治夜校的人都到了学习室，就躲躲闪闪地向林场办公室摸去。想把那儿张伪造的单据取出来。

不料，他经管的帐簿单据，已经被人收锁到另一个柜子去了。他大吃一惊，知道事情不妙，吓得手脚直抖。在一片慌乱中，他找了一枚马钉，就要去撬锁。

“住手！”突然一声断喝，王三手中的马钉掉到了地上。他转身一看，只见志红气呼呼地冲进了办公室，威严的目光直盯住他。他感到无路可走了，横下一条心，咬牙切齿地嚎叫：“志红呀志红，我们誓不两立！不是你死就是我活！”他弯身捡起马钉，就朝志红头上砸来。志红眼明手快，头一偏，躲过了马钉，顺势抓住了那只握马钉的手。王三使劲一挣，想要逃走，但这只手就象被钳子钳住了一样。这时，二婶子刚刚来到门口，大喊一声：“抓坏蛋啊，抓坏蛋！”就扑向王三。两个暗中监视王三的民兵也冲了进来，捉住王三，押着他向夜校学习室走去。

学习室里，学员们正在热烈地讨论。一见志红出现在门口，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她的身上：志红穿着一件大红罩衣，腰间束着一根宽皮带，英姿飒爽地走上讲台，大声说：“同志们，我们继续讲课。王三就是这一课的反面教材。”她把刚才发生的事和王三的造谣破坏作了充分的揭露，然后说：“敌人的造谣破坏，阻挡不了理论学习的洪流；坏人狗急跳墙，只能是自我暴露，玩火自焚！”这时，老支书走进来，把一叠伪造的单据放在桌上，轻蔑地对缩作一团的王三说：“你这些罪证，早就被我们掌握了，你偷不走，毁不了！你只有老实交代，低头认罪！”王三两腿一软，跪在地上。支书转过脸来，对大家说：“同志们，根据我们查明的情况，王三利用职权，内外勾结，投机倒把，化公为私，是一个蜕化变质分子，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，又是妄图行凶杀

人的现行反革命分子。我们必须对他实行无产阶级专政。”志红接着说：“理论学习越深入，阶级斗争的弦越要绷紧。我们一定要牢记党的基本路线，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。”志红举起拳头，带领大家高呼口号。口号声响彻夜空……

雨 夜 擒 敌

邱 昶 王 荣

一天，跃进刀具厂突然收到一封莫名其妙的感谢信。信是邻县庆丰区写来的，内容很简单：“在我区所属社队大办农机厂的时候，你厂来信说可以卖给我区一批合金刀片，并约定我们以后直接与你厂代表白敬仁联系。特此表示感谢！”

怪事！跃进刀具厂根本就没有给庆丰区写信，更没有白敬仁这个人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厂党委把查清这件事的任务交给了厂保卫科。保卫科长洪政是一个体格魁梧，浓眉大眼的人。他身穿一套洗得发白的军装，年龄三十挂零。长期的部队生活，养成了他坚强的战斗性格。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，使他认清了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斗争的新特点，不仅要和老的地主资产阶级斗，还要和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斗。接受新的战斗任务后，你看他，豪情满怀，闻风而动，迈步走出办公室，跃上自行车，象飞箭似地朝庆丰区驶去。

第二天，洪政风尘仆仆从庆丰区赶回厂里，向厂党委作了详细的汇报。根据党委的指示，他立即到仓库去参加劳动。他走进仓库，刚巧和一个人碰了个满怀。这人名叫方明，二十五、六岁，是仓库保管员赵大清的徒弟。因为赵大清在一个多月

前到量具厂搞协作去了，就把保管仓库的重担交给了方明。他一见洪政，便热情地打招呼：“洪科长！你又来搞劳动啦！”说着，他抽出一支烟递到洪政面前：“来，抽支烟。”“怎么，你也抽起烟来啦？”“嗯，跟一个朋友学的”。“哦，朋友？”“我那个朋友真不错，走南闯北，为人大方，最乐意帮人家的忙。”“噢，他帮过你什么忙呢？”洪政这一问，方明不好意思起来，他想拿火柴抽烟，慌忙中又把火柴掉在地上；他弯下身去捡，没想到从上衣口袋里滑出一张女人的相片。洪政捡起照片，翻转一看，只见上面写着一行歪歪扭扭的字：“让爱情之花盛开”。这种字体好面熟！好象在哪儿见过？洪政想了想，把照片还给方明。“方明，你在谈恋爱？”“这，这是朋友介绍的，说是他妹妹。”“你朋友是哪个单位的？”“是外地来的采购员。”说到这里，方明笑了起来：

“哈，上个星期我家里来信，说大办农机厂需要合金刀片。我朋友以为是我在谈恋爱，收到了情书呢！我就把信给他看啦。”洪政一听，眼前一亮：家里来信？方明的家不就是在庆丰区吗，又是关于合金刀片的事！洪政很自然地联想起厂里收到的那封感谢信来。但他不露声色半开玩笑对方明说：“这么说，你辟谣以后，你的朋友就把他的妹妹介绍给你啰？”并问他那个朋友叫什么名字？“我只知道他姓白。”“姓白？”洪政浓眉一皱，又想起那封信上提到的白敬仁。“他住在哪儿？”“哎呀……这就不清楚。”洪政语重心长对方明说：“方明啊，阶级斗争是复杂的，我们对人对事都要作阶级分析，可不能掉以轻心啊！”

离开方明，已经是晚上了。洪政走进保卫科，里面等着一个人，此人正是方明的师傅赵大清。洪政一见，大步迎上去。

“赵师傅，您回来的正是时候！”“是啊。我一回厂，就听领导谈起庆丰区来信的事。看来，那个叫白敬仁的是冲着仓库来的。”“对，您走后，方明交了个‘朋友’。看来，方明的‘朋友’跟庆丰区的来信很有关系啊。”“那，方明的‘朋友’会不会就是那个白敬仁呢？”“也是姓白，而且他的字体和那白敬仁的非常相似；但现在还不能最后断定。不过我们可以顺藤摸瓜。白敬仁不是要庆丰区以后与他直接联系吗？昨天下午我和庆丰区商量好了，区里已经给白敬仁回了一封信。这是回信的底稿。”赵大清接过去一看，只见上面写着：“合金刀片我们十分需要，请把联系的时间和地点来信告知。”“噢，把这条毒蛇引出洞来？”“对！”

话分两头。原来这个白敬仁，是个国民党的兵痞，一贯好逸恶劳，四处流窜，招摇撞骗。什么偷摸盗窃，投机倒把，无所不为。一个月前，他冒充采购员来到这里。在茶馆里他认识了方明，想在这个仓库工人身上打主意。方明年轻单纯，虽然烟酒不沾，却喜欢喝茶，所以白敬仁就天天往茶馆跑，不到半个月就和方明搞得滚瓜烂熟。看到方明的家信后，他计上心来，立刻盗用刀具厂的名义给庆丰区写信，说明可以供给刀片。这一天，他屈指一算，庆丰区应该给他回信了，便在下午赶到刀具厂。走近厂传达室外的信件栏边，好家伙，庆丰区回信了！他左右一看，见无人注意，便一把抓过来。正待拆阅，忽然有人叫他“老白”，他连忙将信塞进口袋。一看是方明，就从口袋里摸出一包锡纸香烟：“来一支！”“又是抽你的！”“嗨，烟酒不分家嘛！”这个白敬仁，四十六、七的年纪，骨瘦如柴，一副猴子脸。他拍了拍方明的肩膀：“告诉你一个好消息。我妹妹来信

了，同意我的介绍。现在就看你的啦！”说着，拉着方明说东道西，装着无意在厂里转了一圈，两只贼眼骨碌碌地转，特别注意观察仓库附近的地形。白敬仁满意地和方明分了手，走出厂门，乘坐公共汽车返回市区。这时，早已监视他的洪政从一边闪了出来。他完全看清楚了，方明的这个“朋友”，就是白敬仁。洪政深沉的目光盯着白敬仁干瘦的背影，心里感到特别憎恶；同时引起了一股更为强烈的战斗激情！

两天后的晚上，白敬仁的回信就从庆丰区被转送到刃具厂保卫科。洪政拆信一看，上面写着：

“请于四月十五日，带足一千块钱现金，到市红卫旅社三〇八号房间，办理交款手续。”

好啊，这条毒蛇终于出洞了！明天就是四月十五，一场短兵相接的战斗就要到来！洪政心潮起伏，分外激动。他正了正帽子，朝厂党委会走去。

第二天上午，洪政来到红卫旅社。他先和旅社党支部取得联系，然后按照约定地点来到三〇八号房间。门敞开着，房里站着一个骨瘦如柴的男人。那人一见洪政，冷淡地问：“你找谁呀？”“我找一个姓白的‘代表’！”“这么说，你是从庆丰区来的啰？”“不失时机，准时到达嘛！”“好！贵姓？”“我姓张。”“哎呀！张同志，请房里坐！我就是厂方代表白敬仁。您远道而来，风尘仆仆，辛苦啦！”“不闯坎坎坷路，哪得满载归啊！你说对吧，白代表！”“高，高见！嘻……请！”

洪政走进房间，白敬仁掏出一个镀金的烟盒子，“啪”地一声打开：“张同志，请抽烟。这种烟高级，带有过滤嘴，能提神

醒脑。”接着又泡了一杯茶，双手捧了过来，“请，君山茶。”说着又打开一个盒子：“巧克力，上海出的。”洪政面对着白敬仁令人作呕的表演，不动声色地说：“对不起，我们吃不惯这个玩意儿，领不了你这份情啊。哈……”这时一阵风从外面刮来，玻璃窗“嘭”地一响。白敬仁吃了一惊：“这鬼天气，要变啦。”“哈哈！别担心，天变不了！一阵黑风，一片乌云，是遮不住太阳的！”“呵呵，张同志真会说话。呃，还是言归正传吧。买合金钢刀片的钱，你们收齐了没有？”“你放心，我们早就准备好了，就等着你呐！”“整整是一千块吧？”“一个也少不了。”“那好！”白敬仁高兴得直搓手，两眼贪婪地盯着洪政的挎包：“现在就办理交款手续！”洪政故意用手按住挎包：“你别急，我们还得先看看货，才能付钱。”“哦——货是现成的，随要随取。”“生产急需呀，我们明天就要提货！”“明天？那——好！”白敬仁咬着嘴唇，象赌棍下注一样：“张同志，一言为定。”“说话算数，我们一定等着你！”

洪政从红卫旅社赶回厂里。一进保卫科就看见赵大清。“老洪，怎样？”“这个家伙很狡猾，他想骗取巨款溜之大吉。我可没有那么傻哩！”“好哇，现在就把他抓起来！”“不！敌人暴露得越彻底，也就会失败得越惨。”“我们给他来个欲擒故纵，当场捕获？”赵大清反问道。“对！我已经和他约定明天交货，可以断定，白敬仁今天一定会往仓库这里钻，我们得好好接待这个‘客人’。待会，再去找方明谈谈，让他在现场受一次严峻的阶级斗争教育吧！”

夜幕慢慢地拉开了。夜，越来越深了。刃具厂仓库里还坐着一老一少在促膝谈心。他们就是赵大清和方明。今天下午，